



Nederlands  
letterenfonds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 安 乐 乡

中世纪人类对完美生活的向往

---

[荷]赫尔曼·普莱 著

刘榜离 张静文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安  
乐  
乡

中世纪人类对完美生活的向往

---

[荷]赫尔曼·普莱 著

刘榜离 张静文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11 - 793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乐乡：中世纪人类对完美生活的向往 / (荷) 赫尔曼·普莱著；  
刘榜离，张静文译. —增订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0155 - 8

I. ①安… II. ①赫…②刘…③张… III. ①思想史—世界—  
中世纪 IV. ①B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8122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  
插 页 2  
字 数 361 千字  
定 价 9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幸福之丧失:开端 .....	1
第一章 失乐园 / 3	
第二章 书的轮廓 / 12	
第三章 文学的力量 / 27	
第二部分 地图文本 .....	29
第四章 押韵文本 L 与 B, 散文文本 G / 31	
第五章 关于安乐乡的两个骈体韵文文本 / 45	
第六章 背诵与书写 / 53	
第七章 书写本中的口述结构 / 61	
第八章 现存的可能性 / 73	
第九章 安乐乡的散文文本 / 79	
第三部分 将被忘记的饮食风俗 .....	89
第十章 饮食习惯 / 91	
第十一章 饥饿与匮乏 / 101	
第十二章 传统主题——饥饿 / 109	

- 第十三章 令人心醉的禁食 / 120
- 第十四章 自卫求生中的暴饮暴食 / 132
- 第十五章 会走动的食物 / 143
- 第十六章 文学上的复活 / 153

**第四部分 更新的天堂 ..... 169**

- 第十七章 天堂般的安乐乡 / 171
- 第十八章 绝不言死 / 190
- 第十九章 上天的奖励 / 198
- 第二十章 另外的天堂 / 215
- 第二十一章 安乐之地,黄金时代 / 226
- 第二十二章 奇妙之园与欢乐之园 / 237
- 第二十三章 长生不老之梦 / 244

**第五部分 前进中的想象旅程 ..... 251**

- 第二十四章 地理意义上的沉思 / 253
-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幻想世界 / 262
- 第二十六章 东西方的奇迹 / 271
- 第二十七章 奇特的目的地 / 285
- 第二十八章 太虚幻境 / 293

**第六部分 异教徒的放肆行为 ..... 303**

- 第二十九章 千年盛世 / 305
- 第三十章 “自由精神”之异端邪说 / 316
- 第三十一章 亚当—夏娃式性爱 / 324
- 第三十二章 低地国家的异端邪说 / 331

第七部分 事关生存的学习 ..... 343

第三十三章 教化的区别 / 345

第三十四章 乾坤颠倒的世界 / 357

第三十五章 艰难时代 / 368

第三十六章 节制、抱负和体统 / 375

第三十七章 实用主义的教训 / 385

第八部分 梦见安乐乡:尾声 ..... 391

第三十八章 安乐乡之名探源 / 393

第三十九章 一笔贬值的文化资产 / 406

第四十章 从乡村到城镇 / 415

第四十一章 虚构之必要性 / 424

## 第一部分

---

# 幸福之丧失：开端



## 第一章



# 失乐园

凡是生活在中世纪晚期的人都曾听说过“安乐乡”这回事。那是一个隐藏在地球上某个偏僻角落的国度，那里拥有理想的生活条件。所谓理想的生活条件，则是根据中世纪晚期人们的想法而言的，但也许并非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所有人的想法。首先，安乐乡里是禁止劳作的，而吃的喝的，像烤鱼、烤鹅以及流水般的美酒佳酿，则会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人们只需张开嘴巴，所有那些美味佳肴就会自动跳进口中。安乐乡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那里的建筑物都是可以食用的。因此人们甚至可以居住在大鱼大肉、珍禽野味以及面点糕饼之中。那里的气候始终温和宜人，四季如春，而且还有一系列令人愉快的额外犒赏，诸如公有财富，诸多假日，与永远都心甘情愿的伙伴自由地享受性爱，永葆青春的泉水，人人都有漂亮衣服，还有在睡梦中赚钱的可能，但绝没有任何争吵和仇恨。

到中世纪时，已不再有人相信世上还有这样的福地，然而有关安乐乡的故事却在欧洲继续流传了数百年。显而易见，人们能够以一种美梦般的理想生活的形式幻想出这样一个无忧无虑、补偿良多的地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人们害怕尘世的悲惨生活可能会一下子变得更加糟糕，

而这种恐惧有时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所以就竞相讲述各种有关安乐乡的故事，以战胜这一恐惧，并博取最大的宽慰价值；而这些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既荒谬可笑，又怪诞奇异。这样一来，人们的这些想象便将日常为生存而斗争的严肃性与夸张的幽默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了十分喧闹、地覆天翻而又被证明具有说教作用的世界，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有关适当社会行为、应有自知之明的训诫，并鼓励人们对尘世生活的本质进行反思。

但安乐乡的故事却各不相同，依据其各自的时间、地点和背景，每个故事的讲述都不一样。其卓越之处在于，这些故事属于世代口头相传的东西，所以其源头问题便让故事变得越发复杂了。中世纪时涌现了成千上万种安乐乡的故事文本，无不出自人们的自发改编，其中充满了新的创造，传统的主题已消失不见，或者出人意料地被略去不提了。偶尔也有即兴写出的版本，需要时拿出来读给人听，以免人们忘记这一美梦（也或者是忘记其中的教训）。在中世纪流传的安乐乡故事的正文不计其数，而用不同国家的语言记载下来的却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幻想出的世界道出了许多有关其缔造者的向往。而现代的幻想世界则是旅行社惯用的运营手段，即为典型度假者专门打造的富有创意的产品，那里有美好的气候、未遭破坏的自然风光、文化奇迹以及严格禁止的性行为。即使从比较长的时期来观察，我们的幻想世界也都表现出了普遍的共同特征和实质性的差异。当今天堂的卖点并不是承诺你可以吃到一切东西，也不是让你得到其他异乎寻常的味觉享受。以一定价钱饱餐一顿不过是笨拙地仿效安乐乡的生活，而那樣的安乐乡已经退化到了街角咖啡店的水平，招揽那些怀有工人阶级不劳而获梦想的民众。在西方世界，食品供应已不再是人们迫切关注的目标；这表明西方洞天福地的最高境界并非毫无节制、令人厌恶的暴饮暴食。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当然是适用的。按照中世纪的标准，当今欧洲在许多方面都实现了安乐乡那样的梦想：随时都可以得到快餐食品，还有可以调节控制的气

候、自由的性爱、失业救济以及表面上可以延长青春的整形手术。

现今的安乐乡打着 Luilekkerland 这个幌子，实则是儿童的乐园，那里有堆得像房子一样高的糖果，房顶上的瓦都是用薄饼做的。Luilekkerland 这一荷兰现象是一个童话般的国度，其名字的字面意义是“悠闲甘美之地”，不过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中世纪安乐乡的影子而已，但其昔日的光辉现在已经褪去，并且已被归入儿童游戏的领域。这妨碍了我们对这一幻想世界所处地位的认识，而在中世纪农夫和市镇居民的生存方略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在当时的贵族和神职人员的生存方略里，安乐乡都处于中心地位。中世纪社会各阶层的人，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也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不为生活的重负所困扰；安乐乡的幻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令人宽慰的平衡物。但是，这些幻想世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同其他充满希望、具有更大机会得到满足的世界相交汇。

安乐乡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早期那个既轻浮又富足的天堂世界；许多人相信，那个天堂就坐落在地球的某个地方，那里仍然应该有一眼值得夸耀的长生不老泉水，有美味可口的食物，还有永恒不变的春天。旅途上的游客难道不是讲述过亚特兰蒂斯<sup>①</sup>、极乐岛<sup>②</sup>、黄金国<sup>③</sup>以及其他的幻想世界吗？那里不是具有类似的舒适宜人的设施，实际上人们还可

① 亚特兰蒂斯 (Atlantis)，传说中的岛屿，据说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西部。该岛上有位父母双亡的少女，海神波塞冬 (Poseidon) 娶其为妻，他们生了五对双胞胎。于是，波塞冬将整座岛划分为十个区，分别让十个儿子来统治，并以长子为最高统治者。因该长子叫做“亚特拉斯” (Atlas)，故称该国为“亚特兰蒂斯”王国。在王国中央的卫城中，有献给波塞冬和其妻的庙宇及祭祀波塞冬的神殿，神殿内部以金、银、黄铜和象牙装饰。亚特兰蒂斯王国物产丰富，十分富强。不幸的是，王国后来出现腐化现象。众神之首宙斯为惩罚人们的堕落，引发地震和洪水，亚特兰蒂斯王国便在一天一夜中没入海底。——译注

② 极乐岛 (the Islands of the Blessed)，希腊神话中的岛屿，位于天边的大海里。那里土地肥沃、风景优美，岛上的人是宙斯创造的第四代人，即半人半神的英雄，他们比以前的三代人都更加高尚、公正，都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另外，富饶的大地每年三次给他们提供甘甜如蜜的果实。——译注

③ 黄金国，是流传在印第安人中的一个传说，说是在远方有一个部落，其族长全身披满金粉，即黄金人。那里有个名叫瓜地维塔的湖，在湖上每年举行一次庆祝大典。庆典时，国王全身洒满金粉，戴上黄金饰品，乘坐木筏，从湖岸出发。周围的族人燃起野火，奏起乐器，国王便跃入湖中，把身上的金粉一洗而净，祭师和贵族们也同时向湖中投入贵重的金饰，献给太阳神，因而湖中有大量的黄金。——译注

以去拜访吗？而且天堂般的世界肯定还是有的，在最后审判日之后，那些灵魂经过洗涤的足够幸运的人，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归宿，永享天赐之福。对于那些缺乏耐性的人来说，最终也会有《圣经》中所预言的千年的快乐和繁荣，作为对俗世的补偿，而且很多人相信，此种补偿不久就会到来。

所有这些中世纪的幻想世界相互间都具有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有些描述听起来是那么真实，不像是凭空幻想出来的。也许可以把它们称作俗世的田园牧歌。尘世一直都在变化，变得更易于通融，也更便于驾驭，而梦幻世界由于人们在这世间虚构出了样板，从此以后似乎也近在咫尺了。不论安乐乡有多么虚幻，它却幻化出了这样一个迷人的世界，从而更加激励人们进行必要的想象，而不是将其置于心目之中。

这种幻想竞赛在民众当中尤其流行。对安乐乡的幻想是消除农夫和中下层人们日常烦恼的一种手段，尽管上流社会的人似乎也受到了这种幻想的诱惑，不过上流社会始终给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不那么需要安乐乡，因为他们具有很大的实现自己梦想的创造力。16世纪之后，安乐乡变成了广为传播的“悠闲甘美之地”，成了绘画艺术的一个流行主题，小商贩沿街叫卖的有着多种用途的产品；其最终目标是成为今日蹒跚学步的幼儿所向往的童话故事中的堆满糖果的世界。而在其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安乐乡则是愉悦乡下农民的事物，也是年轻人的礼仪指南。

然而，安乐乡首先被作为一种现成的典范呈现出来，目的是使日常生活的痛苦境况变得能够忍受。人们不免会扪心自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而对此又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教会给出的答案尤其难以接受，因为教会说只给极少数人如此神圣的忍耐。虽然如此，但民众仍继续不停地探寻罪恶的根源，用这样的问题来折磨自己，并对人类所展现的明显缺点感到愤恨，其中也包括他们自身的缺点。

当然，大家都知道，一切罪恶皆发端于人的堕落。但为什么亚当和

夏娃的小小过失就不能一次性地得到彻底纠正呢？倘若能够的话，通往天堂的大门就可以再次开启。许多有关这第一对夫妇被逐出天堂的描绘所流露出的，多是一种不耐烦，而不是赞同。不计其数的文本、绘画、微型画作、印刷品、剧本、宗教上列队行进的祈祷诗文、形形色色的舞台造型、人们堆的雪人、织锦挂毯、陶器、珠宝盒以及梳子上的饰画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无不记载着人类磨难的这一痛苦开端，而它们的确让人无法抗拒。其中所表达的是人们的不解，而不是顺从；当然它们也证明人们不断提出的要求，即对此磨难做出解释。

在15世纪的荷兰举行的游行或者类似的群体活动中，无不上演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的场面。在佛兰德<sup>①</sup>和布拉邦特<sup>②</sup>的城市内举行的著名宗教游行，每年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观众；他们不仅来自城市，而且来自更远的乡村。看客中往往还有许多权贵名流，甚至有国王或者王子，他们常会受到地方行政长官或者城镇议员的单独款待，并将行使独特的职责。这些宗教性群体活动在维持、加强和扩大市政当局与地区或者国家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从1401年起，卢万<sup>③</sup>城的行政官员甚至坚持，每年一度的宗教游行要以在彩车上表演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这一幕开始。二人被逐事件毕竟是时间概念被引入尘世的起点，历史便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因此，承载上述表演的彩车走在游行队伍之前是合乎逻辑的。彩车上扮演亚当、夏娃、天使也许还有一条蛇的演员们沿着城内的游行路线，每隔一段时

① 佛兰德（Flanders）是中世纪欧洲西北部一著名地区，曾是一位伯爵的领地，包括现比利时的东佛兰德省和西佛兰德省、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以及北海沿岸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一个服装业中心，该地区一直享有实际的独立权并且十分繁荣。低地国家的哈布斯堡战争导致了这一地区的最终分裂，在现代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曾蒙受严重损失。——译注

② 布拉邦特（Brabant）是荷兰一地区，早在1190年该地区成为独立的公爵领地；现在分为荷兰南部和比利时中北部两块区域。——译注

③ 卢万（Louvain），又译作“勒文”，比利时中部城市。西距布鲁塞尔约26公里，人口近9万人。公元891年筑城堡。13世纪因呢绒贸易而兴盛，18世纪开辟水路可直通安特卫普，更趋繁荣。地处农业区中心，亦是比利时第一个面粉业中心，还有食品、化肥、机械等工业。市内于1425年建立的比利时第一所大学。——译注

间就表演一番。雕刻家龙博·范欣吉恩（Rombaut van Hingene）和木匠戈尔德·登德拉热（Gorde den Draijer）二人受命设计彩车并指导演出。事实证明此番表演是游行中十分成功的开端，以至于在1462年，那辆背景为尘世天堂的彩车又进行了一番全面的翻修。结果彩车此次受到了善者菲利普公爵<sup>①</sup>（Duke Philip the Good）和一大帮知名贵族和修道院院长的交口称赞。

人们对表演继续进行改进，因为在1502年为亚当和夏娃做出了新的装束，1531年裁缝安德烈·德科斯特（André de Coster）又为他们制作了两件马甲和两双袜子。这难道意味着天下第一对夫妇要穿着衣服表演吗？考虑到文明社会的进步，这也并非难以置信的，因为文明社会将显露裸体定义为越来越不体面的事情，必须予以禁止。裁缝做的这些衣服实际是对同时代服饰风尚的认可；或者这些衣服意味着要遵从《圣经》“创世纪”的说法吗？因为其中说到，亚当和夏娃做了恶行之后，就试图掩饰他们的裸体。

1594年对那辆彩车的描述被人们保存了下来。其中所附的押韵诗句强调了天堂的快乐，而亚当现在所换来的必须是一种永不懈怠的辛苦生活和敌抗：

桀骜不驯有亚当

心怀美事喜气扬

只因不听上帝命

<sup>①</sup> 菲利普公爵（Duke Philip the Good, 1396 - 1467），即1419年至1476年法国的勃艮第（Burgundy）公爵。他与英国的亨利五世结为同盟，协助亨利五世及其继承者在法国建立了英国的统治。1435年，他作出重大让步，终止了与英国的联盟，与法兰西国王查理七世在法国的阿拉斯签订了《阿拉斯休战协定》。尽管休战，但他与查理七世的关系并非一直友好。1440年，他曾一度支持造反的贵族，并给法国的皇太子（即后来的路易十一世）提供庇护。通过继承、签订条约、征服以及购买，他获得了比利时的埃诺（Hainaut）、那慕尔（Namur）、列日（Liège）、荷兰的泽兰（Zeeland）、弗里兰（Friesland）、布拉邦特（Brabant）、林堡（Limburg）；卢森堡（Luxembourg）、法国的康布雷（Cambrai）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和封建属地。1463年，菲利普被迫将其拥有的部分财产还给了路易六世。菲利普的庭院是当时西欧最辉煌壮丽的庭院。其雄心勃勃的儿子，即勇者查理，于1465年继承并接管了他的财产。——译注

受惩被逐离天堂  
 信步天国曾有时  
 静谧阳光任其享  
 而今日日劳作苦  
 难见往昔好时光

描述中写道，一位天使手持燃烧的火炬，将赤裸的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向外驱赶，两人都用手捂住自己的私处。也许他们只是为了表演才脱掉衣服，但也很有可能只是在此番描述中他们才以裸体示众，因为在现实中赤身裸体是愈发不被人们所接受的。

无论如何，对俗世一切苦难之开端的这种一年一度的表演一定是引人注目的。这是一个让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刻，没有迹象表明引发这一切苦难的小小的判断失误会被原谅，通往天堂的大门还会向公众敞开。人们不得不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来世之上，而来世是很难预测的，因为魔鬼经常把来世搞得模糊不清。况且这些关于来世的愿望，如果是真的话，也像15世纪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将会在教会内作为一种对分裂教会行为的惩罚而被毁灭；自1378年以来，就有一位罗马教皇和阿维尼翁<sup>①</sup>的一位教皇曾因分裂教会受到了惩罚，而且之后将不再让任何人进入神圣的天堂。人们还相信，由于教会分裂，已经死去者的善人的灵魂被关在了以俗世乐园形式存在的等候室之外，这意味着所有那些灵魂在等待神的最后审判期间，注定要在那里漫无目的地徘徊。

在卢万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彩车上呈现的天堂，是用美丽的格子结构制作的一座伊甸园，那里有装饰华丽的大门，有一眼泉水，还有一棵结满果实的果树，树干上缠着一条偷偷窃笑的蛇。那是人们完全无法到达的福地，即便是看一眼也一定让人承受不了。在那篇保留下来的描述

<sup>①</sup> 阿维尼翁 (Avignon)，法国东南部城市，1309年至1378年一度是教廷所在地，1378年至1417年是几任伪教皇的居住地。现有人口大约9万人。——译注

中，有位车夫赶着马，拉着沉重的彩车向前行走。

这一场面在《玛丽的第一桩乐事》（*Eerste Bliscap van Maria*）中也有绘声绘色的展示。自1447年始，这部戏剧每7年便在布鲁塞尔的大广场上表演一次。该剧是7部系列神秘剧<sup>①</sup>中的一部分，其最后一场便是所谓的盛大游行。当上帝召唤亚当和夏娃时，他们二人羞愧地用树叶遮住了自己。两人对自身的裸体已有认识，这种认识表明他们违反了上帝的指令，因而要受到审判：夏娃被判处在分娩时受疼痛之苦，并要服侍亚当；亚当则要为日常的食物辛勤地耕种劳作，而他耕种的土地自此以后将会长出粮食，也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此种劳作一定是异常艰辛，而且上帝还要处罚亚当，让他“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然后，上帝命其天使为这一对堕落的人缝制衣服。他们一道帮助亚当和夏娃穿上衣服，之后，上帝将他们二人永远驱逐出了天堂。上帝为了使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就补充说，“永远”，这对于那些聚集在布鲁塞尔广场上的人来说，必定是沉重的一击。我们终于明白，新衣服对于1502年的游行为什么是必不可少的。那些衣服并非让亚当和夏娃在一开始就穿的，而是让他们作为凡人，在伊甸园之外的短暂尘世的冷天时穿的。在伊甸园这座天堂的大门前，上帝安排了一个小天使和一把发出火焰的剑，这样一来，谁也无法进入园内摘取生命之树的果子吃。从那一刻起，天堂的大门就紧紧闭上了。

被关在伊甸园外边的亚当和夏娃知道了自身残酷的命运。他们现在意识到，因他们干了一件难以置信的蠢事，便丧失了幸福的机会。亚当想起了乞求上帝宽大的主意，可是夏娃却继续自作主张，尽管她出的那个有关苹果的主意铸成了大错，而且她此刻应该服从她的丈夫：

<sup>①</sup> 神秘剧（mystery plays），是中世纪一种宣传宗教的戏剧，多以《圣经》中的事件，尤其是耶稣的生活事件为基础改编而成。——译注

心爱夫君莫乞求  
被逐天堂已蒙羞  
而今须操此把铲  
学会劳作生计谋  
生活原本千般苦  
自食其力应从头

亚当长叹一声做了决定，原先在天堂里根本没有劳作的问题，因为上帝命令农作物自生自长。“他把我们赶出天堂之前”就是那个样子。

尤其在中世纪晚期，此种情景被人们无数次地表演、描绘和考量过。只要对保留下来的一切范例加以调查，就不可避免地揭示出一种挑剔地告知他们的忧伤语气。现如今，原罪已不含任何与现在相关的涉及存在的意义，即便对信徒来说也是如此。对人类之堕落的解释充其量是比喻性的，其形象化的比喻与其说是引发人们思考的原因，不如说是一种美学和历史文化上的满足。然而在中世纪晚期，此种展示似乎一次又一次地产生了尖叫或者谴责的效果，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情绪，也许是一种自我哀叹，当然也是对魔鬼、女人和人类那种令人同情的脆弱本性的愤慨。这里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让人去寻求补偿，并努力重建伊甸园。

中世纪时庶民百姓为谋生计需艰辛劳作并蒙受挫折，在当时也是一项十分耗时的工作，且不说食品的获取一直都不是很有把握。考虑到这一点，以如此壮观的方式展示出的事实真相对于百姓来说不啻一个打击。而因此制造出的紧张不安则迫切需要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精神上的解脱。